慕亭集 卷之三

共六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與金泰叟 岱鎭 辛丑

鬢樓一夕之話足以瀉窮居願言之懷而適値應酬膠擾猶有未盡者在別來尤覺黯然不審齋居德履近日何似着秀歸卧山廬秋風未蘇喉塞不能讀脚痺不能跪只得頹放筋骸倚枕而呻更何論實地向上事耶惟耿耿一念未嘗不在於朋友講習之益輒復以前日辨誨之繳繞未契者提掇仰布想吾兄雅量虛受而肯教之也中庸首章之旨明者旣自信其

眞知獨得之妙如僕粗淺固不敢望其藩籬然區區
所執只是謹守昔人已定之論而追本性命之原究
觀人物之分則恐不合如高明所云也蓋嘗論之性
只是一也而有本然氣質之異者以其有專指理焉
者有兼理氣言者所謂本然之性者是一理之粹然
無雜而人物賢愚之所同得者也所謂氣質之性者
乃此理之墮在氣中而偏全通塞之所以殊者也所
指而言合下迥別豈可曰人物氣稟之不齊而本然
之性亦隨而異也耶異則非性之本然也大抵子思
之首發此義者所以拈出天命之大頭顱以明夫人

物之同得是理者而初未嘗分別人物之不同性故
朱子於章句中亦只曰人物因各得其所賦之理又
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其曰所賦之理其性之自
然者卽所謂本然之性也而其曰各得各循云者亦
非本然之性物各有異也然而朱子又恐學者昧於
理氣或有不明不備之病故於是乎有性道雖同氣
稟或異之說觀此同異二字則人性物性之所同者
非本然乎其所異者非氣質乎盛論又以二十二章
章句之說爲證然此章文義亦不合如此看以愚觀
之人物之性一而已而子思之言有己性人性物性

之分故章句發明之曰以其己與人與物賦形受氣之不同而其性之所指而言者亦異云爾豈可以此爲性不同之證耶盛論又以孟子人性牛性犬性之訓爲證然未知高明果以孟子此性字喚做本然之性耶朱子有曰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盡其辭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兼有氣質之說今按此訓則孟子此章之

旨朱子已看作氣質之性而所引周程張子之說亦足以解高明之疑矣未知尊意更以爲如何又有一言可明者蓋天之賦與萬物而氣質之稟有萬不齊者不獨於人物分上看須統論智愚賢不肖然後其說始備若如咸論則桀紂本然之性與堯舜本然之性亦不同耶堯舜桀紂之性信不同則荀子性惡之說楊子善惡混之說韓公性三品之說未爲不是而張子所謂萬物一原非我得私之說朱子所謂形氣雖殊理無不同之說在所當廢矣豈可乎哉至若萬物各具太極之說高明又以爲物物各具之太極亦

有萬億不同此與性不同之論自是一串貫來而使人聽之尤不覺驚怪怳惚蓋若就散殊處作見其所具者則在似乎太極之有萬有億然要之其所具者之所從來底畢竟是一箇混淪之體而散在萬物之中也豈可道天地閒有許多太極兩儀而爲兩太極五行而爲五太極萬物而爲萬太極乃以其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反爲紛淪渙散之物也耶夫以吾兄博雅之識而倡起此等話頭竊恐後生初學之不省理氣爲何物者創聞新奇之說篤信高明之見皆以爲本然之性人物各異太極之體萬物不同云

爾則其爲學者認氣爲理指理爲氣之弊當如何哉向來一邊前輩各立門戶分黨相攻至今爲道學之患者都由於理氣上打透不得此吾輩之所當深憂而交警者也又何必更立高妙之論敢道前人之所未言而惹起鬧爭纖紛未定反爲卞莊子所笑耶愛德之至言不知裁更望平心下氣採納芻蕘如或未當痛賜批誨務歸指一之論是同人之願也柳濯叟所論恨未得與聞如有往復幸以鄙說相與評隲可否之如何不覩不聞之說亦欲尾陳而竊恐多言害道且前論未勘則此猶屬第二件從後畢其說亦未

晩耶前在江阮時有謾詠數篇而稠坐中未敢出今此追呈幸與元叔輪看一粲并投瓊報是望

答金泰叟

險歲坏蟄傾嚮尤苦春來德履珍嗇著臘初哭妹弟之適人者衰年傷割一倍悲悴又焉有觀居之況承書已有月而緣此久無報想賜訝矣惠詩諸作典雅遒健助發廬阜秀色深愧韻語之自拙者先發直欲挽五老峰下一帶水以洗徐凝惡詩也況於鄙人推借過重曷勝悚恧但賴諸勝友好事托名於名山石室則可爲榮幸也更惠玉音以慰幽獨

別紙

向者鄙說之略陳聱見實出於同人愛德之意而且欲聞精到指一之論以自警發焉及承回敎首尾凡累百千言而抉剔剖判縱橫活絡使見之者目瞠神慄未易窺其藩籬信乎其辯博矣其論偉矣非有深造自得之工積厚而發能如是乎況寡陋拙澁之言一入良遂照管便㲉破無餘顧乃不自戢焉而更欲開口者非愚則妄也然義理天下之公也著也固未敢自以爲是雖我秦叟高明之見亦安能必其無纖毫可疑也玆合兩家之說而條列以穫焉庶有以痛

決勘定勿靳更諭也
辨諭以鄙説中專指理言兼理氣言者謂之固然而
繼之曰既着性字則已是有形氣以後也就他形氣
上剔出其純理而不雜乎氣者是本然之性若氣質
之性則固與夫本然者有別此則與鄙見無異署亦
不敢外此爲説然高明既以本然之性爲純理氣質
之性爲雜氣則夫人與物之氣異形殊或全或偏者
卽所謂雜氣也今論其性之不同而就雜氣處求之
可乎就純理處求之可乎朱子曰將此兩箇性字分
別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且請

高明更道兩性字人物皆同底大本之性與人物不同底本然之性一耶二耶形氣偏全人物不同底性之外又別有所謂氣質之性耶若如或論却是性有三等大本之性爲一等本然之性爲一等氣質之性又別爲一等無或近於韓子三品之說耶夫性一而已曷嘗有兩箇三箇性但以天之命於物者而謂本然之性朱子所謂極本窮原者也以性之局於氣者而謂氣質之性張子所謂形而後有者也朱子又有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以此觀之本

然氣質之說各有所主而一本萬殊之辨瞭然無疑矣苟不先明乎此則何足以與語性哉

辨諭曰有人之形氣然後有人之性有物之形氣然後有物之性人物既分則其性安得以不異哉又曰本然之性不過指健順五常之德則所謂健順五常者人全而物偏此非不同而何哉此則又恐擇焉而不精蓋若泛言形氣之不同而其性亦異云爾則固無病敗然至以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者指而謂本性之不同則是豈精覈之論哉愚則以爲本然之性無有不同不同則非本然也本然者何謂也人物之所

同得者也人之健順與物之健順同人之五常與物之五常同旣同得是理而爲性焉則雖有或全或偏之别而要之同是健順五常也豈可惡其同而必欲斥而二之耶其詳在下請更虛心細察焉

辨諭曰萬物之生同出一原故物之有仁性者其仁不異於人之仁物之有義性者其義不異於人之義是則謂人物一理可也乃其偏全之殊則烏得無卞乎鄙見之與高明合未有若此段也今且因其合處而覈其分處則何憂乎終不合哉然竊恠夫高明旣以物之有仁性者爲不異於人之仁物之有義性者

爲不異於人之義則其所謂不異者卽本然之性也
旣曰不異又曰不同何其首尾衡決而自相矛盾也
天下之理同則自是同也異則自是異也豈可合其
異而强使之同分其同而强使之異耶至於偏全之
義則又與不同儘別蓋偏全云者是就同中而有全
完欠闕之謂也不同云者其氣象界分絶不相類之
謂也今高明則乃就這箇同之中認取其不同故每
每有牽强破碎之病此何義理也大抵以人物之萬
殊言之則人自有人之性物自有物之性犬不可喚
做牛之性牛不可喚做人之性者氣質局之也是豈

本然之謂哉若以天命之一本言之則人爲萬物之
靈而全得健順五常之德下此而爲微物焉則或有
一路明處馬也牛也得其健順之性虎狼也蜂蟻也
豺獺也雎鳩也鷄犬也亦各得其五常之性雖其所
得者不能全而這箇健順與五常只是一箇本然也
卽夫當體之各具處而斯可見本然之天以此推之
則雖彼蠢如豚魚頑如木石微如塵芥者亦未嘗無
本然之性今以其同得本然者而謂之不同則斯豈
非天命之有二本乎譬如水只是一箇水也而盛之
大器則大盛之小器則小盛求王之器則便清盛糞

穢之器則便濁水之隨其器而有大小清濁之殊者
是所謂或全或偏也指其水之有偏全而謂之水本
不同可乎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辨諭以鄙說所謂子思拈出天命之大頭顱以明人
物之同得是理而初未嘗分別人物之不同性云云
者謂說得郎當又曰子思之意蓋皆主人而言非欲
明人物之同得是理而發又豈容驀說人性物性之
同不同哉憑於此尤不能無惑也蓋高明必欲於天
命率性上尋討人與物本性之不同故著也以爲子
思本旨只是明人物之同得是理而不言性不同則

今亦不須如此解說云爾而盛論所以答之者乃一切相反是則高明雖自謂得古聖賢心然以愚觀之非但失子思朱子之旨而於高明所立之宗旨亦未免自相戾矣子思之意果不在於發明人物之同得是性則下章何以幷說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朱子章句中又何言人物各得所賦之理各循自然之性也且信以爲不容說人性物性之同不同則高明又何苦如此繳繞至以天命本然之一而不二者分作千塗萬轍而不厭其分疏也

辨諭曰天之命物不能使皆爲一物而乃或爲人焉

或爲物焉則所謂天命者已不能一同矣其受而爲性又安得無別哉竊恐此一節尤似於天命本原上看得不明夫洪勻之化育萬物也合下大公而無私不以人物而有厚薄不以貴賤而有愛憎這箇洪纖巨細之芸芸而職職者擧皆涵育并生於一理流行之中而惟其所受之氣有全有偏所稟之質有通有塞故或直生而爲人或橫生而爲禽獸或倒生而爲草木此則由其氣質而然非天故使之也於是乎人則首出庶物萬善俱足雖或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所謂本然之性者無不同矣禽獸草木則又其最下

者或僅通一路或全然昏塞而其性之本則亦不異焉斯所謂天之命也今若曰天命之初已不能一同云爾則是似天之賦與萬物者本有愛憎厚薄之別於人則貴之大之於物則賤之小之其大德生生之心反爲至不公矣而物物分俵之際天公亦甚勞矣天理豈如是耶此論尤恐礙理不意高明之爲此論也

辨諭曰譬如百官之職雖皆一君之命而君之有命隨官而不同則官之有職亦因命而各異矣其可以同出君命而遂謂百官同職乎此則雖似然矣而亦

有甚不然者矣蓋朱子之釋性命必以命令誥勅爲喩者只是大綱說天之命物猶君之命官物之受天命亦猶臣之受君令也曷嘗道天之命此物以此性命彼物以彼性如君之命某官以某職各有不同者耶今必以君之有命隨官不同者爲性命各異之證則是與前所謂天命已不能一同者無以異矣且夫君者總萬幾統百官而命出於一故舜之命官也總以欽哉亮天功命之而二十二人之所司各異者以其官職之不同也如此平平地看過則斯可見朱子取譬之意乎

辨諭曰其言得此理而爲性則曰各得而爲健順五常之德其言率此性而爲道則曰各循而爲日用當行之路上下各字蓋皆各自之意也引此兩條而謂非本性之各有異者無乃不得於言而强遷就其說乎愚於此亦有說矣蓋此兩各字正如各正性命各具一太極之各自其各處觀之則人爲人物爲物而自其性命太極上觀之這箇各具之太極只是一太極這箇各正之性命只是一性命也且健順五常非獨吾人之所可私者而物亦與焉則人得此理而爲健順五常之性物亦得此理而爲健順五常之性雖

其偏全之各異而不害爲本然之同也人循本然之性而有當行之路物亦循本然之性而有當行之路雖其所循之各殊而亦同出於一套之中矣各自之中所得所循者只是一箇本然則又何可以此各字爲不同之證耶如此說恐非章句本意

辨諭以鄙說之引性道雖同氣禀或異者爲尤失朱子本旨愚未知所失者爲何旨也著雖寡陋亦豈全不省此段之爲主人言耶但章句上面只說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不及理氣之同與異到得修道之教方始以性道同而氣禀異者對待言之其理一分殊

之義至精至密矣第觀其或異之或字與過不及之云者則可知其主乎人焉然下文又言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云云則亦未嘗專主人而不及物也且若謂人與人性道同物與物性道同人與人氣禀或異物與物氣禀或異如來喻所云則已是統論人物也據此章句而爲人與物理同氣異之證何遽有失於朱子本旨耶至於過不及三字著之所未及言者而高明反詰之曰人過而物不及物過而人不及者恐有勝氣加人底意思也論理固當如是耶二十二章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之說前書已略

言今不須贅言然惟先就首章第一句上熟察而明辨之曰天命本然之性人與物同乎異乎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下面盡性之說亦將迎刃而解無復礙滯矣且己與人與物之本性各異則朱子又何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云云也幸復垂察焉

辨諭以孟子犬牛人性之說爲本性不同之斷案而援據多端然愚則不敢自信而所信者朱夫子耳微發其端一條前書已詳而朱子又有曰孟子言犬之性猶牛之性歟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

故性亦異始得又曰天命之謂性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如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不同亦此意也愚未知孟子此章果指本然之性則朱子又何目之以氣質之性而重複言之也來諭又曰微發其端者蓋以生同性異之說比之他章之單言性善猶為分別理氣故耳初豈以此性屬之氣質耶竊恐高明未及徧考朱子之訓而遽以己意裝定說出也且盛論中生同性異四字已是說向氣質邊去以是而解說本然之性者無乃一邊明而一邊暗耶試更以孟子本章究之則大抵告子全不

知性之爲理而指其知覺運動者以爲性故孟子先以形色之易見者而詰之曰子之以生爲性猶白之無異白歟云云而告子不悟遽以爲然孟子又就生物中絶不同者而重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亦相似歟觀此然則二字卽是承告子生之謂性之意而剖破之不應遽捨告子所言之氣而旋自別向本然上說去其意若曰信如子之言則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同矣犬牛人氣質中所具之性亦皆同歟云爾告子若復問則孟子必將極言之而惜乎未竟其說雖有考亭發揮之言終不能無後人之惑

可勝歎哉且以集註觀之則其所言者亦未見其爲
本然之性也有曰其理言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
所得以全哉小註又曰形氣旣異則其生而所得乎
天之理亦異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
所偏而不得其全此數言者皆指其偏全者而言曷
嘗道本然之不同耶
辨諭以鄙說所謂統論智愚賢不肖然後其說始備
者謂之不然而一切於人物界分扶抑甚嚴乃曰人
物之有偏全通塞者異類之大分智愚賢不肖之有
清濁粹駁者同類之少差愚於此甚服盛論之通快

直截然獨未知所謂偏全通塞清濁粹駁者是理耶氣耶智也賢也緣何而得其清且粹也愚也不肖也緣何而得其濁且駁也人則緣何而稟其全也物則又緣何而稟其偏也著則以爲皆緣氣質而然也若以人與物分言之則人物之氣質各異故或爲靈萬物具衆善之好箇人或爲橫生倒生沒知覺之微物此則形氣之大分也以人與人而分言之則人之氣質各異故或爲堯舜湯武或爲桀紂蹻跖以物與物而分言之則物之氣質亦異故或爲麟鳳龜龍或爲虎狼蛇蠍此則就形氣中而細分之也萬物之生於

兩間而形形形色色有萬其性者是其性之本也哉皆緣氣稟之不同於此處不得已而必以氣質之性目之也若本然之性則不以人物賢愚而有異故雖桀跖之惡而反之則可入於善雖禽獸之賤而亦有似人之性者然則人而自陷於禽獸物而頑冥昏塞者是乃偏於氣而自絕于天豈本性之罪哉以此而統論人物賢愚細分本然氣質又何不可之有若如高明之論似是謂人則得其正且通者而本性旣同則彼愚不肖者雖有禽獸之行而固可以其同類而曲恕之矣物則稟其偏且塞者而本性各異則雖是同

得天地之理者而絶不與於并生并育之中矣是豈
所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耶昔衡山彪德美者惟
天命惟人得之物無所與之說而見斥於考亭今高
明之論恐似之矣

辨諭曰向使人物均同一性則聖人何不以人道率
禽獸使之皆如吾之爲貴而乃獨視之爲異類使其
同得乎天命之全者卒不能自免於卑賤之歸乎又
曰荀曰同而已則萬物之中吾何以最靈而傳所謂
天地之性人爲貴者又安在哉竊詳此數條恐亦有
說得太快之病雖以著之愚昧亦何嘗不顧人物貴

賤之大分而必欲以物之賤者推而比之於最靈之人以人之貴者貶而合之於至微之物哉誠以人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論其氣質則各有偏全之殊而論其本然則固無貴賤之別故從古以來有聖人者作而旣自盡己之性焉則於吾之所得乎天之本然者無所欠闕矣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亦皆使之各遂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無有一物之不獲其所焉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至貴至善爲萬物之靈者也是以張子於訂頑篇中發出理一分殊之義而首論天地之

帥塞吾其體性繼之以同胞吾與則是乃明人物之
皆爲儕類而同得其體與性者也萬殊之中有至一
者存此仁者之心所以廓然大公而視天下萬物爲
一體罔有內外異同焉若拘於物我之私牿於見聞
之狹吾獨自夸其貴而使夫賤者不得與於同得之
理則又安足以合天心而爲物靈哉抑又思之孟子
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誠能以存之之君子爲準的以去之之庶民爲深戒
而戰兢修省惟恐或陷於禽獸之歸變化其氣質之
偏善反乎本然之天則吾之所以爲貴爲靈者豈物

之所得以爭而彼物性之似人者又何害於吾人分上存心養性之地哉今乃過慮禽獸之或混於人道而必欲就本原上分疏此則以己之私心而窺天人性命之原也

辨諭曰推而上之以極乎萬物稟受之前一原大本之理則以其無名可名而亦謂之性止就此而言則果可謂人物一性矣乃若天命之性則其言性字分明爲稟受之名於此而豈可更言人物之一同耶竊謂此一節亦恐見其始而不見其終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蓋本然者何謂也如子思所謂天下大本

之本周子所謂二本則一之本朱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本一本萬殊之本皆是一箇本字而謂之然者卽自其本而已然之意也就萬物未生之前而原其始焉則眞所謂無名可名而合下本然之理渾全於冲漠之中矣就萬物禀受之後而要其終焉則這箇所得之理亦各具於形氣之中而固有一物之或遺此所謂本然之性也其具於形氣之中者而亦以本然名之者何也以其本來天命之性純理而不雜乎氣故耳然則是性也夫豈有人物之別始終之異哉今高明則以一本大本之本歸之於萬物未生之前而

却以本然之性只就禀受後看不分天命與氣質一
切拖帶說去故指人性物性之緣氣有異者而遂喚
做本然此非所謂認氣爲理者耶抑有甚可疑者來
諭以性者萬物之一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兩條
引而證之於萬物禀受之前無名可名之理無或偶
失契勘歟愚意則張子所謂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
私者是就禀受處而言萬物之性同出一原有非人
之所獨有而物不能有云爾正如朱子以天命之性
謂極本窮原者也程子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
者其意若曰人生而靜以上只有理而已不容言性

而纔說稟生後所受之性則又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云爾亦如張子以氣質之性謂君子不性者也試更入思量如何

辨諭曰某所以分别人物者亦非謂無同而但有異也自性而推其本原則同也就性而指其當體則異也竊謂此一節於言性乎可謂思過半矣但以上下諸說合而觀之其曰自性而推其本原則同者固是也而又曰所謂天命已不能一同則其言同者似同似異而與張子萬物一原之說相背矣就性而指其當體則異者亦得矣而又曰本然之性人與物各異

則其言異者半明半暗而與朱子非性本體之訓有別矣且請高明試徧攷濂洛諸賢論性處曷嘗有本然不同之說耶竊嘗叅攷之則或云性同而氣異或云氣殊而性亦異或云氣或似而理則異又或云形氣雖殊而理則無不同蓋其所言或同或異有不可局定說然要之所謂同者本然也異者氣質也何曾不分二者而鶻突說去耶至於中庸或問一書又是朱夫子晩年决案而其言曰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其形氣之所偏又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

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今撮其大要而性命同異之辨卽此可質又何待周遮說話枉費閙爭競哉

至若太極一段向來高明有萬億太極之說着也初意高明非眞以太極喚做萬億只是偶然語言之疵而猶不能無疑前書謾及之見敎以爲其本說只謂統體則只一本而各具則有萬殊耳竊謂如此則高明之意卽鄙意也著亦曰統體則一本而各具則萬殊故前書以爲這箇各具者之所從來底畢竟是一

箇混淪之體散在萬物之中云云此即通書所謂萬
爲一一實萬分之意也然細觀來說則許多鋪張都
是尋流逐末之論而其於本原上全不着眼看其所
謂一本者固不足貫乎萬焉而所謂萬殊者亦無與
於一矣兩家之鑿枘不相入實在於此豈可以一言
之始若有契而不論其要歸之差毫謬千哉辨諭曰
其於兩儀上面已曰有許多太極則非矣而至兩儀
而曰兩五行而曰五萬物而曰萬則未爲不可耳如
陽之健陰之順豈不是兩箇五行之仁義禮智信之
理豈不是五箇萬物各一之性豈不是萬箇而兩箇

五箇萬箇那箇非太極乎此一節恐看得太極大煞
麄了若如盛論則兩儀上面固不可曰有許多太極
而其於兩儀下面則果可謂有許多太極乎繫辭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
易有太極者是以統體言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
黙具於象數未形之前及夫兩儀生焉則陽儀陰儀
之中又各具一太極四象立焉八卦成焉則四象八
卦之中亦各具一太極而兩也四也八也之太極只
是自統體中黙具者而一串出來矣周子五圈之圖
其意亦如此上一圈卽所謂統體者而其沖漠無眹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故其下四圈之陰陽也五行也
男女也萬物也無不得是理而各具於當體之中是
則非統體之外別有各具之萬太極也非各具之外
又別有統體之一太極也混淪說則爲統體分開說
則爲各具順推之則爲一本而萬殊逆推之則爲萬
殊而一本自本而至末沿流而遡源夫豈有二理哉
惟其一爲萬萬爲一故乃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也譬如萬川之月光影各殊而其實則只是一
箇月也萬枝之樹花葉皆異而其實則只是一箇樹
也又如一人之身分爲百子千孫各得其祖之氣脉

精神不可見其氣脉之各得而謂之有千百祖也今以萬殊之爲一本者謂混淪不分明而必欲就統體中別立一太極就萬殊處分作萬太極則愚恐統體之一太極正如禪家所謂無位眞人自在於窈冥昏默之中而隨時隨處化現出來散作千萬億佛身各在他肉團上是豈吾家所謂理一分殊之妙哉無位眞人援來書中語而反之至於孔子三極之說蓋以易道之所以立者因此三才故目之以三極周子五性之說亦以性之所以得名者由此五常故名之以五性所指而言各有攸當豈可以三極而分爲三太

極五性而看作五太極乎且程子所謂萬象森然朱子所謂條理粲然者亦是就統體中指其實理而言今引此而爲萬太極之證者恐甚踈謬况復强引諸聖賢之訓而謂壞了太極不待愚者之手云者無或近於侮聖言乎鄙說中作見有似云者是指近世學者作見其外面影象而不究其裏面實理之爲一耳果能知其作見者之非眞而的見得實然之眞體則又焉有萬太極之疑哉至以鄙說爲喜合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分析此則著當虛受而更加警省焉然朱子所謂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

者高明亦不可不念也高明見理非不博說理非不
深而但於本然氣質之分一本萬殊之妙尚未免一
膜子障了未到十分灑落故前後辨說往往依違而
不相合懸隔而不相通自謂剖判而反害混全之體
雖似精密而却有繁冗之病愚未見其爲一副當端
的之論也若著之所言則何敢必其一一中窾而第
以才短識淺不敢創立門户只守前人訓說依樣畫
葫故其於理一分殊處不敢胡亂說去要之雖不中
不遠矣未知高明更不以儱侗鶻突者斥之耶傾倒
衷臆言不知裁想并恕察也抑有一語尾陳者高明

曾熟看韓南塘記聞錄同異攷諸書否高明之力主玆論恐是南塘老爲崇耳嘗觀其錄非無一二句可喜而要其源頭不是其立論往往不順理此湖洛所由分也今高明又爲此老前茅身入是非林中是豈平日所望於泰叟者哉一時之勝氣雖快百世之公案可畏更須勿以先立爲主叅合彼此之論圖所以偕之大道實友朋之幸也

答姜瑞天

三益聯鑣過訪山廬已極感幸而歸後數月猶顧戀不置損惠長牋寄意懇摯且其推借太重多有鄙拙

不敢當者未知僕有何虛聲而遽然得此於梁楚也
至是而媿甚於感也亟欲披露悃愊以謝厚意而路
遠便濶因循未果者已一周年其懶廢不振幾何不
爲朋友棄也緬惟高秋兄德履珍嗇端居玩索之工
日益崇深順汝元用諸賢亦必連峯對峙麗澤相資
以張吾軍聲勢區區溯仰之至繼之以慰賀也僕於
瑞天子雖未能素從事於硏槧講討之席而曾因順
汝輩獲聞其名與實蓋已熟矣昨年奉際之日傾蓋
如舊始信前聞之不虛而繼得其贈遺一詩及行中
諸作以讀之則其詞致高古氣象典雅帶得來濂洛

家口氣是豈流輩之所可幾及哉以若文雅見識益復勉焉孳孳敦行誼而黜功利先問學而後詞章剖判於內外賓主之辨而求至乎高明光大之域則於吾人爲己之學可得其門而大丈夫許多事業亦將從這裏推出來矣此固兄之所自知甚審者而猶且以切己之病爲憂要得對投之良劑僕直一庸醫耳九折臂而猶不知其自治之術安能爲友朋謀然以愚觀之則如吾兄者年尚富而氣甚完儘是無病人其些麽病根之未盡祛者恐俗學爲祟耳然此豈可遽爾剗除哉須先以聖經本方中十全大補之劑日

澆灌胸中使吾元氣勝而外邪退則彼些少俗病亦安能爲吾之害哉更須將朱子書節要熟複一二年則可知其治病之方矣耆也亦非無此邊意想而衰頹無聞病與爲隣內而無窮格檢省之工外而無講磨資益之樂方拊念流年仰屋悲歎而已如來書中樂道輝光等語無一近似人之見之者得不譏吾兄之失言耶會合旣未易矣惟繼此以楮先生管城子爲紹介千里神交以資開益則尊賜當何如也眉淵事此間之所以待之者至不腆矣顧何勤念之有但繼而有簪佩之助餟享尸祝次第如禮則豈非斯文

之幸耶

答姜瑞天

順汝來袖致珍翰擎玩再三宛對千里故人但審尊體愼節跨歲未快爲之奉慮無已至於口舌之厄前此略有聞又因順汝得其詳其尊衛之誠直前之勇固非人人所及然竊謂君子處己之道亦當觀變玩占與時消息居今之世如欲一切以剛直自遂則或恐無益於事而適足以羅世禍也只將來示中守口懲忿四字以爲持循正法則又焉有此患歛養之熟所謂心疾亦當减得分數試以此更加省檢如何如

何着秀拊時興感白首彌新些少溫理之工懼不足以補舊失而收晚工柰何蠹窩公之偉文邃學亦嘗聞風而講服矣東山合撥之議夫孰有異意廬院之發文以應亦非難事但念此等大事當博採公議遠近無二辭然後可免率爾之悔此中諸論難於猝乍間可合如僕者豈可專擅而爲之哉雖承勤教未敢自任周旋旋切罪恨幸有以恕察如何

與鳳停判所

昨夜月色如畫獨坐虛堂不堪情興謾賦一絶曰天燈今夜月何似谷泉月分照一般心泉月是燈月所

以寓纂徒懷人之意也未知會中諸公同此懷否剞劂斷手當在何日竊以爲刋本之前後校準非止一再而逐旋看過往往猶有誤字今則雖似十分勘破亦安保其更無訛謬萬一印出之後不免有舛則其不善勘之咎吾輩將共受之更須校而又校準而又準期至於無一字欠闕工手再校之際亦必字字檢看雖或更費多少日字勿以遲緩爲病如何如何著秀飲暍歸來頹卧莫振如或少蘇念後當強力更造耳山泉韻萬望聯篇和贈俾侈蝸廬也

答鳳停刋所

裁書未及傳乃荷聯街惠訊感鐫叵量靠審僉候一味清勝尤何等慰仰著秀旣有從近更造之約何敢負之而但病暍頹臥姑未敢生意蠢動愧愧恨恨聞工手再校已訖更印一本加校吞前書中校而又校之云實非過去說話須如此精審然後可免後悔僉意以爲如何答沈方伯書中明起之起字初本作紀然考諸宋史及大全雅誦等書皆作起則紀字之誤無疑矣又揚子雲之揚字刊本諸處或從木然漢書揚雄本傳及近思錄諸書皆作揚則從木之誤亦明矣此雖非義理肯綮處然古人名姓誤書而傳諸後

者亦欠闕須合席商確逐處釐改如何此數處須與
仲聞已略言之而未知其改否故更陳耳

與王淵亭判所

信宿江樓酣飫德義況復叨參丁乙之席獲覩大方
文獻眞可謂勝讀十年書歸後半月十日餘興猶未
已也謹候炎夏僉體動止萬護繡梓已至卒業否敬
閱集中鄙門先蹟煞多益切嚮慕之忱著秀屏伏山
巢所與從事者惟巖泉花鳥而已日用應接非無娛
懷之賞而每想王淵風物尤不覺神馳而魂逵更安
得盤礴其間以酬前日未畫之債也更來之教固所

願言而但病暍成痼當暑喘喘不敢生意抖擻只自向風咄歎

答或人別紙問目

問中庸序中彌近理而大亂眞

老佛之學雖是虛無寂滅而已而其爲說大抵以收心養性爲宗旨老氏之淸淨寡慾佛氏之靈覺不昧者有似乎吾儒家存養工夫故從古有識之士往往蹉入其中而不自覺也以其彌近理故也且如陸子靜之尊德性何嘗不近於理而朱子斥之以禪學者何也深思此則可知彌近理大亂眞之意矣

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註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爲云云

此條大槩說得好然於天地聖人無心有心之分猶未免看得淺蓋天地之化窈冥玄妙而四時自成羣生自育則何嘗有心思之可言耶聖人之德過化存神而百姓平章萬邦協和則又焉有修爲之可見耶明道先生又有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以此觀之則天地是有心而無心聖人是有爲而無爲也其實天地與聖人夫豈有異哉所異者只是無心與有心無憂與

有憂耳至於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而無憂成化不能如天地所爲云者又似有不足於聖人之意更思之如何

問伏羲作易始於一畫文王演易肇自乾元皆未嘗說到太極孔子贊易始言太極周子作圖又言無極以至河洛大衍之數卦象方位之圖言愈密而理愈晦云云

竊謂太極之理已具於先後天卦象之中而待孔子始發之無極之妙不外乎孔子所言太極之中而到周子始言之者實以此理之著於天下垂諸方策者

歷羣聖而愈備也然則何嘗於羲文所畫之外別有所謂太極而孔子所言之外又別有所謂無極哉蓋上古之世神聖繼作言雖簡而理自明後世則昏昏貿貿日用而不知者衆故聖賢不得已發前聖之所未發以開曉之詳焉而見之者不得其門此理愈晦而不得明耳理之晦者豈言愈密之失又豈於先聖所推之外有別般道理而人莫之察也

問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云云

竊謂以操舍而言則曰心有出入是孟子之旨也以本體而言則曰心無出入卽程子之意也蓋范氏女生長閨中未嘗應接勞擾故不知心之有出入操舍而乃發此語程子所謂不識孟子者言其不知孟子意之主操舍也其曰却能識心者言其見得心體之合下虛靜也孟程之訓實相須而相備如此體認如何

問程子曰心不可有一事或問於朱子曰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乎朱子答曰如何不思須事過不留於心可也云云

此問甚切大抵心譬如明鏡鏡何嘗有一物物來而姸媸畢照物去則只瀅然虛明而已若事未至而先有期待事方應而膠擾不靜事已過而常繫著不祛則方寸之間纏繞滯泥皆足以爲病故大學以有所忿懥憂樂爲心不得其正程子亦有周羅閱機累心累事之戒而又發計度長梁之語以警學者所謂心不可有一事者非但指惡事之不可有雖善底事亦不可偏繫於中也如所云嫌怨橫逆之事亦不可不應然只得當下順應物各付物若以儻來不平之事一切繫著于心念念不能忘則非止爲周羅閱機之

病其與鄙夫之齷齪者何别如此處尤當警省

問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之事史斷朱黼曰國人不
以爲二云止諸葛恪被誅絶嗣則亮遣其養長子
喬之子攀還嗣瑾祀以此觀之雖不失私家處義
而其在分形連氣之地不顧死生於矢石之場後
之論孔明者將何爲據而判其是非乎

此一事愚亦嘗檃栝於中而未有端的之見然竊謂
諸葛誕之仕魏諸葛瑾之仕吳皆在於孔明佐漢之
前耳蓋三國之時才智賢能之士負緣歸附各有所
事而獨孔明高卧南陽泊然無意於世及其起應先

主之聘則以一身而任漢家四百年綱常之重扶大義於天下豈可以兄弟之故而有所依違前却於其間哉且彼二人者之出若後於孔明則夫以孔明之正大光明必當折之以義講明出處共圖翊漢之策豈宜身任漢家之重而任彼之一魏一吳全然不之顧哉况古君子經權之事有不可以一槩論也以周公之聖而尚誅管蔡又豈可以分形連氣之不顧死生致疑於孔明哉至如徐庶以母故捨漢歸魏而程子謂其得之然孔明之事則與徐庶有異此等處但當據其時勢事理而論之耳

答或人禮疑問目

所詢禮疑向時已與金大容商確當於小祥前一日因夕奠告由曰家禍荐酷顯考襄奉纔畢孝子某又不勝喪長孫某當代服卒喪而幼穉未能受衰次子某不得已權攝祥事玆因夕奠敢告厥由恐爲得宜大抵宗支之別甚嚴孝子之亡若在父葬前則長孫雖幼斷當主事而令尊家所處則不然只以幼未將事之意告後次子姑權攝祥事徐待後日改題始以令姪主之恐不爲闕失未知如何父亡若在祖父葬前則告在啓殯在葬後則告在小祥前日有南溪所

言此可爲證令伯氏喪服姑勿毁棄留置殯次以象生時而待三年後去之似甚得宜

答金會極

隔歲顔面每入思夢滿幅珍緘忽墜於竄伏呻吟之中欣喜感豁不翅若空谷跫音也細審重侍餘學履佳勝尤何等仰慰所患阿睹甚妨觀玩之工然勿看雜書勿寫細字須將經傳中熟面文字隨分溫繹勿忘勿助則可以愛養目力而其於潛思實得之功亦當有效試依此爲内外交養之方如何如何前此非不知賢者志尚之美而相對悤悤一未能叩其所存

而從事於相長之益今見來諭大抵責己之言甚謙
求益之意甚摯深喜賢者之已占地步而無似者不
足以塞厚意也僕與賢者相從有年矣未知相從之
日所可悅服者何事顧學者何道僕雖愚陋自知則
明言論不足以動人信義不足以孚世外有杜門求
志之名而內無覃思體認之實吾未見不能成其己
而能成物者也然旣承問寡之言亦不敢避此嫌而
終泯默矣竊嘗反己而自驗焉蓋著亦非無好古求
道之心而立志不固見理未精旣無深造自得以發
之又無嚴師良友以補之而回首平生居然爲四十

無聞之人此足爲年少力强者之戒也今賢者年甫弱冠志篤行修家學淵源之正同堂文雅之盛又有所傳受而講服者則歸而求之自有師矣又何患乎孤陋寡聞而反欲借聽於聾者耶惟願以病拙之年進業退蔑蔑無成者爲深戒勉志努力不得不措則前頭竿步之與年俱進可屈指以待而其在朋從之末者亦與有榮焉豈不休哉豈不幸哉吾所以爲賢獻愚者只此一事而已至若文句相發此吾輩之所樂若時惠以數字商確則雖無一得之見敢不樂與之料理耶

與柳穉孝 字睦

兄之占得少成可驗積累之蔭又能成先兄未卒之志爲之一愴一慰不但爲知舊栢悅之情而已聞喜之日誼當以一語奉賀而頹懶不振闕然若無聞者尋常慊愧叵量謹問窮臘尊履啓處崇福著秀屛處山巢無所歉爲如過數日夜居然爲六十翁撫景興感咄咄柰何川上金上舍丈棄後生鄉黨大老零落已盡如著者廓然無替事依歸之地潛慟之懷一如往者壬寅之日也先尊丈威德偉蹟當有異日墓道之銘而狀錄叙述之責在家內則咸平兄當自任在

知舊則李清州可矣及今留意勿爲遷就待後日如何如何伯氏兄不在尊史尤當惕然早圖之固知孝思之靡不用極而事同一家有懷謾及之耳每欲一番西出以叙襞積之懷而病伏未果或可俟玉淵紅綠之辰耶

與宗人元用

鳳寺攀别居然過一年有時遥望南雲烏得不黯然馳神也即惟深秋聯床征邁履用佳勝先先生遺文歷累百年掩置巾衍而上舍從氏在世之日不及繡梓公傳者實爲千古之恨今時則是元用諸人之責

而事鉅力不給何以料理也前有來此編摩之意故
著亦幸而諾之遠地事固未易然凡事遷就因循恒
多後悔須早圖之也著衰相病情比去年特甚常呻
囈度日恐無以收回晩景追補舊衍終於此而已也
愧歎柰何瑞天順汝俱平安否姜兄許謝簡須即信
傳末段詩語是兼呈三益者輪照後并和示如何

與薕重默 己酉

客臘左顧累日相對足以慰願言之懷而奉別之後
風威猝獰南望行塵係慮無已居然歲鑰忽改尊履
迓新日休著秀巢居契活猶夫昨歲人屈指流年恰

滿六十拊景興感咄咄柰何先稿剞劂已至經紀否
編摩勘校之役吾輩看作己事殫竭鄙誠而猶未免
悤悤檢看或恐有未盡處且參判公事蹟全不奉閱
未知其如何勘定也登梓印布之後萬一有具眼者
指摘疵纇則其初參校之人當共受其責可不懼哉
須於刊本謄寫之際與仁鄉諸士友校之又校無令
有一字一畫舛訛之弊切仰切仰至於年前鄙拙之
文只是猝乍間應副之言本非爲文稿識跋而作所
以向日相對力請其勿附刊而吾友似不肯聽吾友
歸後乃敢改構一通文字比諸前作意足而言備更

須依此淨寫附之諸君子敘述末端而前草則卽爲覆瓿如何如何

答鄭景勳 欽寬

一書隨東風而至欣瀉無比但承親闈愆節彌留君所愼亦往往闖發爲之遙慮然此二症似皆祟在風寒須善爲攝養以俟和暖如何所論功夫妨奪實是慨惜處以君之才器志尚一向着力勇邁何患不到高明耶家務應酬人事之所不可闕者隨物應之不以事累心則雖日不暇給不足以害吾之學至於疾病之來關係運氣亦且無如之何矣須於呻吟之暇

日親書冊虛心玩樂以澆灌胸中則自覺有無窮之味而亦足爲養病攝生之方如何如何此間以冷淡家計把作本分然白首無成一味慵拙又焉有人不知之樂耶近日柳郎來留共讀聖學十圖不無相長之益恨不與君輩同之也陶山鄧要書不敢自外於尊家文字妄有下手然識者見之又未知爲如何也要之早晩與君輩相對然後可盡底蘊非書所可旣也

答金懿民 丙午

溫溫玉人恒入夢想得書愛玩如對英眄且見筆意

辭旨頗覺長進尤不勝嘉尚信後日富侍餘學履一味淸勝否向日江榭之會知以步履不利未克來缺恨之餘深以爲慮繼聞赴鶴巖可卜其快佳也僕三夏病喘得秋猶未蘇且以文字勘校會北亭一旬憊悛不能耐老夫精力如此做得世間甚事如賢輩者視此以爲戒惜取妙年光陰策勵加工毋失東隅是切嶄幸今秋讀何書旣有庸學工夫繼讀或問參互紬繹爛熟成誦似好然當稟于過庭以行之我何與焉惟冀早晩揩青

答李載權 乙未

山野屛伏之身只是一箇腐儒名姓不出鄉井之外且蔚之於花間之以幾重山川信息不相聞未知賢者何由而識李纂亭之爲人而遠屈以書致問於寂寞之濱也況其寄意深而遣辭厚似若有契於顏貌言語之表者旣感且愧無以爲謝也就審閒居謝事履用佳勝何等遠慰著秀巢居澗飮隨分玩樂所與從事者惟黃卷中古人從學者數輩而已此外何足道哉金君於我乎相好有素因此而得知千里外素不知之好箇人物見書如見其容此則拙者之幸也第念慵拙素抱湖海之志一看穿芒屩放葛龍出鷄

林升月城吊古四十八陵轉以遵海而南盤礴萊蔚之閒打酒於太和樓邊倚笻於沒雲臺上東臨巨洋指點馬島迷烟因乘興朗吟而歸者夙昔之願也且今而得東道好主人何患乎遠客贏糧之艱而但早衰多病苦無濟勝之具只自南望浩歎徒抱杜工部不得窮扶桑之恨也海產珍貺又何其摯也箸貧士也無物表情謾以拙詩四章用代瓊報匪報也倘笑領而知此意耶

答李載權 庚子

月前金君之行晩後始聞之深以未付書爲恨是回

獲接先施惠墨副以瓊詞珍饋千里涯角素無一面之雅而眷戀之勤且摯何至於此感愧之極無以爲謝卽審潦暑閑居將攝淸相爲之奉慰着秀山巢守夏日對卷中古人有時氣困神疲輒步出溪上踞白石濯淸泉渾忘炎熱之逼擬自以爲山人淸意味在褱許而恨不與意中人同之也來諭縷縷可見晩年用心之密而其樂善嗜學之誠尤令人聳動也大抵人生世間滿百者幾何有疢疾焉有死喪焉有飢寒之憂焉又或有勢利之所撓奪焉牛馬走多少光陰卒不免醉生夢死豈不大可哀也哉愚嘗以是自警

十分看力而猶未敢自信餘年之無大何也然吾人學術最貴晩節而晩年功用專在潛養誠能端居靜攝提掇善端之萌令好意思常在胸中則可見本然之天而庶不至自棄之歸矣深感悶寡之意妄陳經驗之言儻或恕諒而領會之否和詩錄在别紙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慕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答李伯愼 己亥

清閟留連之日正好對同商確自纏寒疾願言莫之遂臨行悳墨可敵一晤而又未能趁修謝儀以答厚意其懶廢不振此可知也曷勝愧歎獻發有日卽惟重侍承懽慶祿川至芳年學業與歲俱新爲之賀祝無已耆添得一齒居然作五十無聞之人悲歎窮廬悔尤山積只欲収回晩景以補黜刖而舊疕新昧兀兀無所得其將甘伏牝退而已英妙新進之如伯愼

者觀此以爲戒及年歲之未暮而圖所以辦得大事業則可免他日之悔也自悼之餘因以奉規尙領會此意否竊覵伯愼志尙儘好知見煞精而但於做工夫時不肯專意一書便欲輪流繙閱一切如此用工則恐或有遊騎太遠之病而如谷騰霧如波滚沙之戒亦可念也愚意則不若專用心於四子及節要等書尋其階級門户然後漸及於子集諸家亦未晩也未知賢者以爲如何所示宜春李生仁彥圖說諸篇鐫感叵量因此而知吾黨中好箇人爲憲極矣而但令寡陋者有所評隲於其間則固不敢當也且不面

其人而妄論其說烏得免率爾之誚耶然義理者公共物事也雖千載之遠猶且尚論之况幷世而生若避嫌而泯默無一言亦非同人相與之義也乃敢不揆狂率略以瞽見條列於下伯愼一覽之後爲我藏拙則何幸如之竊有一說焉可尾陳之嘗聞爲學之方自有先後緩急之序反己自修眞知實踐是急先務也著書立言爲圖爲說却歇后事也故古之人不輕著述程子七十而始出易傳朱子於王氏續經說中有其年未滿之語蓋以學未成而先有意於纂述反害於道故也今仁彥伯愼俱在妙年發軔之初而

遽將此等文字張皇訂質互相推借則愚恐其往來論說未必爲向裏切已之眞諦正法而如遇當世之宗匠大眼或不免小兒竪屋之譏幸以此意密相偲切先立其基本田地而馴致於正大高明之域如何如何江皐柳先生嘗言江右有一士人資地甚美聰明絶人而但不甚讀書日以撰圖立說爲事父兄禁之而不聽畢竟没没無成就此可爲鑑戒處云著嘗志其語今幷及之要與交警焉餘在别紙如有合商量未當理處幸逐條辨示也

别紙答目

太極圖

來說云第二圈乃第一圈之理載在於陰陽者也以陰陽圈周圍於中間白處之外形容二氣之載此太極云此意固善然而一切如此解第二圈之義則只是明太極之墮在陰陽中者而這箇生陽生陰之妙則不可見恐非朱子本旨愚意則其中間白處卽所謂第一圈而惟其有是理在裏許爲主故能一動一靜而生出這箇陰陽卽此而可見理氣之不相離而有生生無窮之妙圖中本意似如是試更思之

第三圈水金火木分左右之說圖註云水陰盛故居

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此
意已盡之來說中火木旺於陽節水金旺於陰節似
得其義而反有木當屬水下金當屬火下之疑何也
試總而論之圖中水火爲先木金爲次者卽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之序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者
也火木居左水金居右者卽木生火金生水之序所
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也蓋兩儀初判之際水火
最先生出故必以是爲先而木金居下然以運行言
之則木金先於水火故圖畫木連於火火連於土土
連於金金連於水水又貫中而連於木循環錯綜其

妙無窮又豈可以先後次序一切粧定說耶或疑水
生於天一之陽火生於地二之陰則水當在陽位火
當在陰位而今反易置者何義也愚嘗答之曰通書
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蓋水雖根於陽而其氣則陰
也火雖根於陰而其氣則陽也今以生出之次言之
則水是陽之生火是陰之生然若以運行之序言之
則陰莫盛於水陽莫盛於火水之居於陰位火之居
於陽位者固不可易水火旣然則木以陽穉而次於
火金以陰穉而次於水者何疑之有觀夫河洛圖及
後天八卦圖木火皆在東南金水皆在西北卽此理

也曰陰陽稺盛之義如何今以五行分排四時則震木生於春而陽氣猶稺離火旺於夏而陽氣始盛兌金成於秋而陰氣猶稺坎水凝於冬而陰氣極盛二五之流行四時者自有稺盛之分也前所問答者恐或有互相發明處故謾并及之細察參看如何來說所謂火木旺於陽節水金旺於陰節者恐於稺盛之分未精也

太極動而生陽云云

太極自會動靜之說看得不易蓋太極者理也動靜者氣也似不當謂太極之有動靜然天命之流行者

乘載是氣未嘗有一息之停故或動或靜循環無窮而能生出許多物事要之理之流行而氣亦隨而流行氣之動靜而理亦乘而動靜其動也誠之通其靜也誠之復則動靜雖是氣而其通復之妙豈非實理之所爲乎然眞謂太極自動自靜則固未妥遽以動靜爲陰陽則亦不精只消道動靜者是太極陰陽妙合處一大機關如此看則所謂本然之妙所乘之機者豈不瞭然昭晰而又焉有認氣爲理之病耶至於來說所謂陽乘動而生陰乘靜而生云者解說乘字大段謬戾不可不辨朱子嘗曰理搭在陰陽上與人

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今以此說推之則氣機之載此理而行者卽馬之載人也此理之乘是氣而動靜者卽人之乘馬也若如來說則是豈非馬乘人而行者耶須更思之

陽變陰合云云

所論變有動底意故言於陽合有靜底意故言於陰者誠是也然朱子云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隨字之義恐是陰合於陽之意以此參看如何至於水火木金質生氣行之序所論皆是

五行一陰陽云云

推言其本以明理氣之一而二二而一者說得誠是就陰陽而謂一太極者又焉有理氣相雜之疑耶蓋自無極而太極至五氣順布是原始而要其終也自五行一陰陽至太極本無極是沿流而窮其源也通書所謂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者亦此意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太極之在物者謂之性也五行之理爲五常之性也兩條皆是蓋自其本原而言則謂之太極以其命於

物而言則謂之性豈於太極之外別有所謂性哉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

無極之沖漠無眹而眞實无妄之理具焉二五之紛綸交錯而精專不二之氣行焉故無極之下必着眞字二五之下必着精字不有其眞無極淪於虛空不有其精二五紛然雜糅又安能錯綜妙合而生生不窮哉恐不當以理中指理氣上指氣致疑於其間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云

此本繫辭中語而圖說引用之朱子又釋之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

蓋乾爲父坤爲母而健順之德具焉男女之體立焉則不曰陰陽而必稱乾道坤道者不亦宜乎上文之言陰陽者是泛論二氣也至此而拈取乾坤者是專主兩儀男女而言也至於氣化形化之說若以繫辭天地絪縕男女構精兩節語觀之何疑之有蓋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萬物之初未有種類而絪縕之氣自感而生者卽氣化也及夫男女成形之後人物各有父母而構此精氣以種類生出者卽形化也或者以一物未成形之前謂之氣化已成形之後謂之形化則是豈成說乎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云云

竊謂不言五性而只擧四德者所以分配陰陽動靜也不言禮智而必曰中正者亦以中正字較禮智尤親切也惟聖人然後能全此動靜之德固非常人所及然此中正仁義者自是性分中固有底德則亦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衆人之不得與也故以是立人之極而酬酢萬變能一天下之動然則不須道中正仁義非聖人不能也惟定之與主靜非聖人則不能也來說以爲言聖人之德行故必言中正又云德行若不中正何以謂聖人說得似未精且一德字已足何

必更著行字耶

君子修之吉云云

泰誓曰吉人爲善凶人爲不善圖說所謂吉凶亦此意也來說中吉德凶德之云看得是至於禍福吉凶之說恐非周子本意然福善禍淫各以類應是亦吾人之所警懼修省處則又兼此意撿看亦好耶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來說云無體之謂易則一易字可見無極之義又曰斯爲至之至字卽太極之極至也所論亦好然大抵周子此說多取易中之言故結之曰大哉易也朱子

又釋之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又有曰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今若以易字看作無極之義則或恐有看理太深之病未知如何

答李伯愼 癸卯

日昨奉尊府御者細叩伯愼侍事而懶未有書深庸慊恨匪意獲承華牋其所說道又非等閒文字感豁曷量槩審和煦承懽學履珍勝尤切奉慰大庭恩綍豈但爲子孫感悅實中表後生之所同慶也耆衰弊

善病職事全廢咄歎柰何老先生書知己始事賴諸賢殫力得有成效則斯文之幸校勘之任著何敢當第當早晚一赴以叅席末已與大人公有約也所詢形氣之私一條中庸序小註中考亭西山之說已備何不撿看而反有此疑也蓋耳目口鼻之欲雖是天下人之所同而此心之所從出實由於吾之血氣形體則比諸道心之出於性命者然有公私之別故特謂之私如私家私親私恩之類也此一私字已是盡了豈可謂朱子引而不發耶且所謂私非私慾也循私而縱欲則流而爲惡耳故朱子又曰未便是不好

但不可一向循之今乃訓私以循欲者無或有推說太過之病歟須更思之至於虛靈未發底知覺知覺已動底虛靈云者先輩已有此說愚意則恐是精確之論蓋分言之則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也合而言之則虛靈知覺亦可通體用看未發之時惟至虛至靈故能知覺不昧此便是未發底知覺已發之際能知能覺而虛靈之用行焉此便是已動底虛靈也未發之時雖若無知覺之可言而知覺之理便在虛靈裏許此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所謂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者也朱子又有曰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

知覺在何妨其爲靜細看此等則又豈可謂未發時全無知覺耶大抵此箇義理不可膠固局定說惟對待交互看然後其義方條暢耳如有未契處更覈示之如何鳳臺姜君飽聲聞有素而未獲一際尋常耿耿伯愼有此強輔得以相發何慰如之

與柳士行 辛丑

月初丁寧之約企佇累日跫音寂然似是天雨戲之而然然年少氣銳之時正好有振拔意像何不前期勇赴蹉失好機會也至今悵缺無已比來便音頓阻未審歡侍友履佳勝工業日覺長進否古人讀詩之

法一興字最好須是諷詠以暢之涵濡以體之犂然
有興起奮發處然後始可與言詩若只是尋摘章句
掇拾糟粕而已則烏能免高叟之固哉君已占得地
步看得頭顱須更體此意勿以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著日對江城春物稍有沂雩意思優哉游哉聊以自
遣耳

答柳士行

旬日之內再勤伻書老弊者之得此滋況頗足自慰
但自未能一致力而坐受此源源之禮此則甚可愧
也就審堂上微有不安節君亦以眼患妨於讀書聞

極奉悶然閉睫完養則徐當自快何足爲病耶細看
書來文理漸熟意味尤佳殊極歎賞且論語工夫甚
合鄙意若熟此書有得與孟子前工相爲表裏則其
平生受用豈他書比哉讀此書之法程朱諸訓盡之
可檢看然吾嘗以爲切問近思溫故知新八字實爲
初學者用力之方須依靠此法以爲用工節度則峰
巒溪壑之高下深淺臺壇橋棧之縈迴屈折可循級
漸進領略路脉而夫子宮中之宗廟百官始得以眞
知其美據爲吾有矣此正程子所謂讀了後手舞足
蹈者豈外此而別有所謂爲學之方哉玩讀之餘如

有理會不得處及超然自得可與人商量者幸逐旋劄錄而示及之相與訂定亦一事也日月如流義理難窮須趁此好時節勉究志業是老夫之望也

答柳士行

戀戀之際荷尊府寵臨兼奉君惠書心開眼明喜不可量況審重侍餘友履珍勝且聞所讀魯論殆至卒業冬內當畫連誦云三餘所得夥矣如此做工夫何患不會長進但來示中速成二字恐是大病吾儒爲學貴循序漸進不患成就之晚而必以速化爲戒不責面前之效而必以久遠爲期故吾夫子曰無欲速

欲速則不達子思子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所以馴致乎博厚高明者亶由於不息而久是豈欲速者所能得哉且讀書之法未及爛熟而遽欲成誦則不免有麤疎生澁之病此亦欲速所致也須深思緩讀審其句讀之斷續察其音韻之淸濁先覈其章旨參之以訓詁怡然渙然如誦己言然後方可謂善學者矣幸依此用力徐行緩步以求遠大之業如何如何

答柳士行論語問目 癸卯

程子之以忠爲天道以恕爲人道者只是擧聖人之

忠恕而分體用言之非若中庸所言天人道之有高下淺深也蓋以其全體之至誠无妄者而謂之天道以其大用之汎應曲當者而謂之人道要之恕不外乎忠則是天道中之人道也至如於穆不已與各正性命是以天之忠恕明聖人之忠恕只是一箇天道也又何用賺連人字而必以各正性命者喚做天之人耶

至德之至字有淵微至極之義故夫子於泰伯文王必以至德稱之其旨深矣至於武王則其德非不盛矣其觀政于商也非有取之之意矣而天命已歸人

心皆附則雖欲固守臣節如文王之爲其可得乎然夫以成湯之聖而猶有慙德則湯武一揆也今以有慙德之聖人而豈合以至德稱哉所以夫子只稱文王而不及武王然其不曰文王之德而但云周之德者蓋以難言於文武之取舍故爾此亦有微意也蓋如武王者是順天應時之大聖人則吊民伐罪之擧畢竟過不得豈可揣量其不行征伐則終爲至德與否耶此正朱子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者也至於武未盡善之義論韶武本章註程朱說已盡之不敢贅焉

曾點章下小註陳定宇之說發明程子所論夫子不取之義者煞精當而來諭所釋亦甚明曉甚善甚善蓋夫子旣以如或知爾發問則三子爲國之說初非失對且以下文夫子所答曾皙問之訓觀之則亦非不許三子也但所哂者子路之率爾耳特以列侍言志之際三子則無可否而獨與點故程子以爲不取三子其實何嘗眞不取哉且曾皙徃者也雖使首對亦未知其必如三子爲國之言不須於此等處尋求別意㥾也

子之擊磬於衛恐不必起疑蓋夫子之周流列國也

其言動行事之節隨時而異應隨物而異感不可以一例論也如在齊而聞韶忘味在宋而習禮樹下適楚而問津沮溺適鄭而止於東門若一切深究其義如或者所論擊磬之說則其在齊而必忘味在宋而必習禮者何意也適楚而必問津適鄭而必東門者抑何故也吾必曰各隨所遇之處而適然如是耳其在衛而必擊磬者是亦夫子適見是磬於此自然有感於中爲之一擊而聞之者知其有心豈可道夫子之道窮於衛而九成之樂終於磬云爾耶此則世儒傅會之說來諭所謂非夫子之本意者甚是

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之義看得不親切說
得多病敗大槩來論似以篤恭把作寂然不動無所
猷爲之死底物看故以爲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
備至有舜與武王云云之疑然篤恭云者何嘗偏在
於寂然不動之中而無異於日用事爲之間哉特以
君子之涵養於中者淵微而篤厚人不見其修爲之
跡故名之以此耳蓋恭主乎外敬主乎中而統而言
之只是一箇敬也此敬字爲一心之主宰而該寂感
徹始終萬善由是而立萬化從此而出如大舜之朝
覲巡狩與恭己南面時這是一箇篤恭也武王之行

師用武與垂拱平治時亦只是一箇篤恭也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何往而非篤恭其所以叅天地贊化育而躋一世於有道無一物之不獲者亦何往而非篤恭之效哉夫從古聖人相傳之心法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其體信達順之道每每有自然之應如堯之欽明而致章百姓協萬邦之化舜之溫恭而成闢四門明四目之致大禹之祗台德先而訖于四海成湯之聖敬日躋而式于九圍文王之緝熙敬止而二南風動以至大學之誠正而推之於治平中庸之戒懼而馴致乎化育考之聖經大抵皆此道也以一心之

微而貫天下之事其體也至靜而至微其用也至大而至廣其效也至神而至速此理焉可誣哉於此看得精當然後知見方有據依義理無所滯礙始可謂有體有用之學而不淪於偏枯駁雜之病須更以程子之說參之於中庸末章之旨看取眞諦切己體認如何如何

君子固窮之義朱子已以何氏固有窮時之說爲長而來諭所謂謂之固守則猶有強勉之意恐非君子之所性云者亦得之然程子之訓亦不可廢蓋固有窮時者是樂天知命者也固守其窮者是窮不失義

者也在吾輩分上當先就固守上用力
耕也餒在其中一段孔子程子所指而言者吾未見
其相戾也蓋孔子之言非以耕之不得食比諸學之
不得道也其意若曰士之學也猶農夫之耕然耕者
有意於食而或不免飢餒學者無意於祿而亦有時
得祿此以耕之有意於食學之無意於祿對立爲說
而旋復反之更以耕者之有餒學者之得祿又對言
之此所以深明君子謀道不謀食之意也至於程子
之說則或者疑之以爲人雖言寡尤行寡悔而亦有
不得祿者故乃因孔子之訓曰耕者本有謀食之意

而尚不免飢餒則況君子之無意於祿者雖不得祿亦將如之何哉只當修其在己之道云爾此則蓋以耕之不得食譬諸學之不得祿而其中又包了耕之有意於食學之無意於祿之意要之皆是救謀食干祿之失也兩意何相悖之有

答柳士行 乙巳

數旬之內續見三度書欣豁無異對討況審侍餘棣履佳勝尤爲之慰幸示喩憂學之意甚切勿忘是心悅焉孜孜則漸可到高明純熟地位且大易一部是聖人精蘊雖白首窮經者猶未易十分看透況初學

之士乎須勿以支離生厭棄之意讀來讀去斯至於爛熟成誦無若此漢之知好而無實得也孔翼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久大二字非賢人德業之所由成乎此吾所以有望於君者也著久客忘歸頗有士友遊從之樂而及歸爲害不少因憊莫能振始知衰年妄動還不如杜門靜坐之爲穩便也八則陽生之義嘗聞李訥隱權江左諸先輩皆以爲八爲少陰而生於陽儀上上陰下陽故謂之陽生蓋曰八之少陰卽陽之所生也三山柳先生非之曰程子不用四象老少之說則今以程子之所不取者解

釋程傳之說爲失其旨也程子有曰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不是蓋九六只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云云於此尤可見程子不用四象老少之說而但以程子說較之河圖不合惟以洛書觀之恰恰相當六居西北方陰盛之位過六則一居子而陽生至八則居東北而不得爲純陰安知非程子於河圖亦嘗互換看如劉牧說耶三山說止此宋初劉牧以洛書爲河圖諸家多用其說今合前後諸說而觀之則訥隱江左之見固自有據三山說尤似精覈然朱夫子作而劉牧之說廢矣且本

義中旣以陰陽老少進退之義明白解說則程傳中
八則陽生一條只合別爲一義置而勿論又何必賺
引劉說以證成程子解經之失耶來諭所謂似不如
本義之明白者已自見得是矣然所疑陽亦近於七
則陰生而程子之不言者亦未能看得透蓋陽生於
陰陰生於陽此所謂互爲其根雖是程子之所不言
而如此互換看亦何礙理耶至於霜冰盛衰恐不須
如此推說

西厓先生集中所論焦易卦變之說恐非有誤字蓋
統論六十四卦而言其一卦之六十四變則合爲四

千九十六然除乾坤坎離四卦所變二百五十六而算之則又爲三千八百四十其故何也攷諸啓蒙及總目而得其義矣朱子嘗曰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以至叅同太一之法皆不用乾坤坎離而止於六十意者焦氏卦變之法亦如是故先生據而爲說耳何嘗不審於四千九十六之數而誤以爲三千八百四十耶然此間無易林書當俟攷見更論

答柳士行

前書中縷縷所言皆是切實意思但所謂知過而不

能改知善而不能從者恐或近於冉有自畫之言夫以君之純慤篤實吾未見其有過然若自知其爲過焉則直當改之也老夫之寡陋拙訥雖不足謂善言善行然君若眞知其爲善焉則直當從之也豈可徒自咎責徒自贊歎而不思所以反求自修之實耶其病正坐於過爲安排準擬不能努力振拔勇於行也在易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朱夫子釋之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大抵省改進修之方必須奮發趁趲然後可以有得老夫平生非無樂善之誠求道之志而病懶頹靡莫

能奮厲畢竟老白首而爲半上落下之人則雖自杜
門念咎圖所以追補愆則其柰年益邁而志益頹何
哉此後生年少有志者之所宜鑑戒處也且吾向所
云云者曷嘗欲君之一切棄舉業只要從事於冷淡
家計耶竊觀今世儒者逐逐向名利窠中去不知有
內外賓主之別故深冀君之先立大本不失吾家法
門以餘力兼治外事以爲他日應用之地也若究極
言之則士之立身揚名與致君澤物無非學問中事
亦豈可視之以弁髦耶其言甚長不能細論君且領
會而深思也壁經工夫甚善蔼古心學源出此書如

能得力於此則一生用之不盡矣

答柳士行

所詢中庸說一㝵義理淵奧條緖多端有非立談間所可答述者所以鄭重而久不敢近於呻佔之暇始得構思依樣畫葫然見解未的精力不逮恐未能一一中窾望須逐條照勘如有合商量處不憚拈出更示如何愚之用功於此居然三四十年而卒無眞諦之得每誦黃勉齋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之語未嘗不慨然自悼也後生中如賢輩者亦未易得須以老拙爲戒及此妙年俛焉孳孳未得則發憤

而潛究已得則精研而體認不獨於中庸爲然如前日所讀語孟諸書皆如是熟複怡然理順如誦己言則年少時所資用到老益驗終身用不盡又豈有晚悟難成之慮哉然竊覸君比來意象似不若前日之懿實專欠振拔之氣朱子之戒劉公度以爲長沙時意思不如南康時者亦可念也可更嚴立規程猛著精采雖在平居讌閑之中而不敢長媮惰之習一切以勿忘勿助四字爲究竟法至佳至佳此皆老夫經驗方故幷陳之儻以爲切己語而心存之耶

問目

朱子曰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然則道心自人心中出來矣退陶先生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云爾則亦可言四端自七情中出來乎且以道心出於人心之中故人心在道心之先歟

朱子之言非謂人心道心都無分別其意若曰人心雖是生於形氣而其合乎道理者卽是道心云爾故又有曰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蓋所以救人心之危而使之歸於本心之正也豈可證是說而疑道心自人心中出來耶大抵人之一身都是形氣而包心

在其中雖道心之原於性命者亦不外乎形氣裏許故朱子擧蔡西山形氣如船道心如柁之語而稱之趙月川人心道心圖中分析形氣中置性命而退陶先生亦從之今若曰道心亦自形氣中剔撥出來云爾則善觀者或不以爲病而若直謂自人心中出則甚不可也且人心道心皆就發處言以已發之人心而又安能生出道心耶至於四端七情亦自有理發氣發之殊不可道四端自七情中出但七情之發而中節者不害爲四端此卽向所謂自人心以回便是道心之意也更細加參看以究其同而異異而同處

如何人心之先於道心者蓋以心之發也形氣最易用事先制這氣然後義理之心亦得安固故必先言人心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大略皆此意

虛靈知覺皆兼理氣體用虛爲理爲體靈爲氣爲用朱子曰虛主理靈兼氣退陶先生曰靈固氣也然緣與理合所以能靈由此觀之靈字似不可偏以氣言然以虛對靈則其分屬理氣者不至無稽而虛具衆理靈應萬事則亦可以體用分言之也止

若以虛靈知覺合而言之則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虛靈之體存乎中也已發而知覺運動者虛靈

之用著於外也朱子曰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是靜時未嘗不覺也程子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是動時未嘗無虛也縱橫錯綜無不各當若只如勿齋說以虛靈爲體知覺爲用則恐未免偏了敢問何如

虛靈之分屬理氣來說看得是而至其分體用則恐不然盧玉溪之說曰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吾嘗病其破碎今君之見無乃本諸盧氏耶虛具衆理靈應萬事一節當改曰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靈下著一故字看則義自明白心體合下至靈故能感而

應萬事豈可以是而直謂之用也耶若夫知覺之分理氣體用尤恐有破碎之病鄙意則識其所當然悟其所以然皆是就理上平說今必以悟其所以然屬之氣者何見也朱子所謂具此理而行此情者是乃合知覺而言之蓋具此理者知覺之體也行此情者知覺之用也據此而謂之知爲體覺爲用可乎大抵以理氣言之則虛主理靈主氣然要之主理之中未嘗無氣主氣之中亦未嘗無理此則虛靈之分理氣而又有相須之妙也及其感也則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或從義理上知覺或從形氣上知覺此則知覺之

皆兼理氣也以體用言之則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然其實虛靈知覺只是一串貫來故又交互看則虛靈者未發時知覺知覺者已發後虛靈此則虛靈知覺之爲體用者然也若但擧虛靈而言則具衆理者其體也應萬事者其用也此則虛靈之中自有體用也若單擧知覺而言則知覺不昧者其體也知覺運動者其用也此則知覺之中又自有體用也如此蕩直看過平易說去則又安有繳繞分疏之患虛靈爲體知覺爲用非但勿齋云云朱子說亦然不當非之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許氏謂兼擧動靜按或問程子只說得中之體則許氏何以知程說之兼動靜而言歟

朱子以前諸儒之解中字者未嘗以不偏倚無過不及分體用動靜至朱子而始分別言之其釋未發之中則言不偏不倚釋中庸之中則通不偏倚無過不及其義始備矣然程子所云不偏之謂中者是亦釋中庸之中曷嘗專指心體而言正是兼動靜說而無過不及之意包在其中但比朱子說似欠周備耳

李顧齋論天命之性而引易傳立天之道陰與陽

一句爲話頭曰言天者必以氣言理則命字當以氣言不必以理言金霽山辨之曰命字泛論則可以兼理氣而偏言之則有當屬之理者有當屬之氣者中庸此一句卽所謂屬之理者也雖氣包在其中而所主者旣是理則不可以氣而全言之云云愚嘗合二說而反覆之更以章句之義演之曰天卽理也陰陽五行卽氣也其下成形者氣也亦賦者理也這理氣有上下先後之異者蓋原是氣之所以生則必也因是理卽天而有焉求是性之所以名則又必因是氣卽氣以成形而具焉且以

太極圖說推之所謂天卽太極也化生萬物以上自理而及氣統體一太極也理亦賦以上自氣而及理各具一太極也朱子又曰若論本原則有理而後有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也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大抵理未有無氣之理氣未有無理之氣且就二公說叅互推究則金公說似精未知如何顧齋說信未及霽山似正當然末段所謂不可以氣全言之云者猶恐有兼氣意思未知如何來諭極似明白太極統體各具之說皆是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竊謂性者人與物固無不同而至於道則人之道物之道不能皆同若其氣稟則人與物亦當截然有別豈可以或字而疑之耶看此當曰人與人性道同物與物性道同人與人氣稟或異物與物氣稟或異云爾則或不戾於朱子本旨否

人與人物與物一條近世儒者亦多如此言之然鄙意却恐不甚正當大抵朱子之釋性道處每每通人物言之以明夫天命本然之全體而至於修道一節畢竟歸重於人分上故或問中先言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爲人物之所同得者而繼之曰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淸濁厚薄之禀亦不能不異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云云觀此三或字正與章句或異之或字同義而其所論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亦與章句所謂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無異然則章句此段實是主人言故特下或字而物之氣禀不同者自可推此知之耳今若曰人與人性道同物與物性道同云爾則是乃分人物性道而二之已失朱子通人物之本旨而其曰人與人氣禀或異物與物氣禀或異

者辭不渾全太涉於巧亦恐非朱子解經之法也如何如何

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以上二段文勢推之則當曰不知其由於道云而不言道而必言固有者亦有他意歟

所謂固有者指性道而言聖人修道之教非有別般道理只是因其身心上所固有者而裁制之則固有二字尤豈非親切而有味乎若白不知其由於道云爾則道字所包者廣不若固有字之爲切己也

戒愼恐懼一節先儒說或屬靜一邊看或兼動靜

看或言屬靜看可也兼動靜看亦可也試撮其大要而觀之其謂靜工夫者退陶先生曰存養專以靜言趙王川曰前段專以靜言後段專以動言惟如此分兩節然後方與致中和工夫各有着落其謂兼動靜工夫者栗谷曰戒愼恐懼通動靜說李顧齋曰道者通貫動靜造次頃刻無有無道理時位所以君子之做工夫也亦無動無靜一齊依道而行戒懼之心不容少懈以至於耳目之所未聞見初非緊要處亦加戒懼則其兼動靜而廣言之也審矣其謂屬靜可兼動靜亦可者金齋山曰戒

愼恐懼固爲兼動靜工夫而至於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實屬靜一邊金九思曰以章句上下說觀之
其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曰君子旣常戒懼此數
句可以見兼動靜其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
靜之中無所偏倚次言存養省察之要此數句可
見重在靜一邊其他諸先輩所論雖不可一二枚
擧而槩各有所援據矣後生末學將何所適從也
竊伏問文席必有平日定見當屬靜一邊看耶兼
動靜看耶抑或靜亦可兼動靜亦可云爾耶願承
指教

歷擧諸先輩說而分作三層極爲精詳不易如此看
得出然此三層說各有意義互相發明豈可執一而
廢其二耶盖單言上一節則所謂戒愼恐懼者自有
動底意思不當偏指靜一邊工夫故栗谷顧齋之說
皆以通動靜爲言此卽所謂統體工夫也若對擧下
節而言之則戒懼者未發時存養愼獨者已發後省
察地頭自別時分各異故退陶玉川之說皆如此此
則所謂有動靜之殊者也至於霽山九思則實合兩
層說而幷存之始也通動靜者似近於栗谷顧齋之
見而末乃歸重於靜一邊者亦不戾於退陶玉川之

說其論極似圓備矣要之退陶之訓是本章正義其
下諸說是推衍戒懼之意幷行而何相悖耶且章句
中自戒懼而約之者固有統體之意而承之曰以至
於至靜之中云爾則其本旨歸宿實在未發時存養
今以諸說參之於章句之訓則又焉有異同分合之
疑但九思說中以章句之常存敬畏與既常戒懼二
句幷目之以通動靜則恐信不及

致中和章句之義竊嘗有疑焉蓋中者天下之大
本而大本即未發之謂也這未發時元無事爲施
措之迹至下面和這工夫而推極之然後方有天

地位萬物育之功效今章句謂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分爲兩段之釋則是推致之工施爲之效已在於未發之前耶○章句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其下當分釋天地萬物而遺却萬物字都以天地說去此蓋言天地氣順則萬物自當育矣然旣以天地而繫致和之下則天地位亦可屬致和功效看耶

人之一心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以之而叅三才贊萬化其所以輔相而財成之者何嘗專在於用而體不得與焉偏主於動而靜無所管哉其靜也本體深固

無所偏倚故推極大本之中而其妙能使天地安其所其動也大用流行無所乖戾故推極達道之和而其效能令萬物遂其生茍非朱子之至精至密安能如此解說哉大抵通論一章之旨而推極脉絡則其曰戒懼也大本也致中也位也者是自未發中一串貫來也曰謹獨也達道也致和也育也者是從已發處一串貫來也聖人立言之意自有段落若以天地位謂是致和之效所謂大本之中豈不懸空孤立而細推上下文義亦豈能照管而該貫哉至於章句中言天地之氣順而不言萬物來諭所謂言天地則萬

物在其中者大槩得之但擾此而疑天地之位亦可屬致和功效者則非朱子本意也

南塘云道之本原出於天以天命言實體備於已以性道言小註說非是云云以愚觀之道之原於天者言天命之性也不可易者言率性修道也其實體備於已者明道體之不可斯須去身也如此看則不悖於小註已定之論而南塘却以爲非是者何歟

來辨是

去外誘充本善一節陳氏以外誘屬愼獨以本善

屬大本達道今按如此則戒懼一節無所着落未知如何

上段所謂本原也實體也存養省察也聖神功化也已總結一章之大旨而若論學者用功處則莫要於戒懼謹獨二者故此復以去外誘充本善申明而結之去外誘者愼獨之遏人欲也充本善者戒懼之存天理也蓋所謂本然之善卽天命之性而中和之德皆由於此故陳氏以大本達道言之其說非不是而但些有未盡處致有來說之疑耳更以是參究如何

兩端衆論不同之極致凡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善

惡淸濁皆是兩端而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則是
善之有過不及者亦謂之有兩端歟
兩端是就善之中而言然豈可遽以善之有過不及
者而謂之兩端哉朱夫子嘗曰程子以爲執持過不
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蓋當衆論不同
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
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
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
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
哉朱子說至此此足以解來說之疑故并及之

族兄守軒公曰氣血之剛是上節北方之強也然則寬柔一節便無歸結處此何故鄙愚見則以爲氣血之剛不當屬之於南北乃直指子路而言也抑其之其字可見斯義耳夫子旣以南強北強而強三強設問而分言之則子路氣血之剛固非南方之柔弱矣亦非北方之剛勍矣何可以子路之勇而屬之南北方之強哉竊有所惑不敢終隱玆以二說幷稟

所論南北強及子路氣血之剛的確精當極可嘉尚

、守軒公嘗論十二章語大語小之意曰老先生以

大爲無限量以小爲無形樣夫無形樣是不可見不可把捉之意且章句云可謂費矣則不可以小而謂之隱也然則無形樣三字恐未著緊云云

溪訓所謂無形樣乃所以極言其小猶曰微眇不可形狀也其大其小皆以費言曾謂我老先生以其小而看作隱底意耶守軒云云恐推得太過

許東陽曰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韓南塘云兩爲皆同以章句非所以爲道一句證之今按其說似然而以諺解考之則許說爲是未知二者何居焉

東陽說是

忠恕違道不遠小註饒氏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之說栗谷非之而引朱子仁是道忠恕是學者下工夫處一語以爲證退陶先生答曰此意甚善南塘以爲道者天理自有之則忠恕是學者誠之之功道爲天理忠恕爲人事恐無不可云云今以韓說看饒說未見其爲非韓說又曰道不遠人忠恕違道不遠合而謂之則失之此說亦精當蓋道不遠人者天理本具於人事以天理人事之無彼此而言也忠恕違道不遠者入功之可至於天理以天理人事有階級而言也竊觀此等處自不覺義

理無窮之歎後說亦不可廢未知如何

所論饒說及韓說似極精到然退陶先生之以栗谷說爲甚善者亦必有意豈可據取舍於其間哉蓋道者當然之理也忠恕者盡己推己而求得其當然者也然則所謂忠恕是亦道中之一事不可分道與忠恕爲兩截若如雙峰說乃是道外別有忠恕天理外別有人事做人事時全無天理人事盡後方可上達天理安可謂去道不遠哉

君子之道四一節胡雲峰曰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愚謂以章句自責自修之語觀之則

前四語是自責庸德以下是自修何可分責己勉

人爲兩截事乎胡說似未穩

來辨極是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卽天命之實理

所謂誠也栗谷擧此以問于退陶先生先生答曰

恐記者之失旨也云云未知其所謂失旨者果何

指而言歟

鬼神是形而下之氣天命是形而上之道似不可以

形而下之鬼神之德直謂之天命之實理而朱子之

說乃如此近似侯氏之見故退陶先生以爲辭意曲

析之間似欠商量又云只指形而下之鬼神性情功
效之實然處以是爲德卽其理也其誠也其所以發
明考亭之意至爲精密矣但朱子此條乃其答呂子
約書而見載節要中以是爲記者之失旨者恐偶失
契勘且其辭意果欠商量則又何抄入節要也是極
可疑也已至於來說中天命之所以行以下見解不
精未免鶻圇吞棗試更以前段鄙說參商研究看取
其所謂實然處如何大抵鬼神雖是屈伸之氣而未
嘗無所以屈伸之理且子思此章之旨只是引鬼神
之德以明費隱之道則畢竟重在實然之理此意亦

不可不知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按此章以舜之得位祿名壽而言則栽培一句是統說一章之義何故剩說傾者覆之一句也愚意凡看道理必幷善惡方見得道理親切故先言培之道後言覆之理如何如何栽培傾覆所論得之如五福六極福善禍淫餘慶餘殃等語種種以善惡吉凶對擧之古聖人之勸戒深矣哉
祖廟天子七止官師一小註朱子之說曲折頗詳然旣云祭三代則古者士庶人之祭只及曾祖而

不及高祖耶天子七廟則祭七代諸侯五廟則祭
五世大夫三廟則祭三世適士二廟則祭二世而
止歟然則與朱子一廟祭三代之意似相矛盾
今之通義則立廟之法雖極其數而論之不過幷始
祖爲五廟而但貴貴親親自有隆殺之等天子之禮
不可降同於諸侯之五廟且創業垂統之君如成湯
文武者後當百世不祧之主則尤宜致隆而加厚故
特爲之增立二廟此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而
周之後王又增立兩世室於太廟左右以爲文武不
祧之廟古所稱天子九廟者以此也歟自玆以下降

殺以兩而以至於官師之一廟庶人之祭寢先王制
禮其分嚴矣然竊謂報本追遠之誠貴賤無間而上
及高曾親猶未盡雖拘於禮限不得廟焉而亦豈忍
闕然無祭哉意者有三廟二廟者祭高祖於祖廟祭
曾祖於禰廟而不失昭穆之序有一廟者亦以昭穆
之次幷祭高曾及祖於禰廟惟如此而後庶幾盡追
遠之意而可以無憾於孝子慈孫之心矣斯義也程
朱兩夫子已發之朱子有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
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
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

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於高祖之文然祭義有月祭享嘗之别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謂立三廟祭高祖之驗云云又於家禮祠堂圖及祝式皆上及高祖此所以參酌古今之禮而立爲定制以示來許者也然朱子一說又有異於此者其言曰官師止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此何以言之無或與前說有初晩之異耶旣取前說爲斷案則下說只合置而不論矣至於祭三代之禮自是

後世時王之制故朱子亦嘗言之而竟不從其說我
國朝五禮儀亦以三代爲準而其於士大夫祭四
代者亦不之禁焉故退陶先生曰時王之制固當遵
守而其祭四代亦大賢義起之禮非有所不可行者
夫四代之祭旣合於禮而可行則安知古禮之不如
此而秦漢以後一切廢壞也耶是未可知也至若昭
穆之制其說甚長試就或問仔細檢看如何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以九經之序觀之則事親
當在修身之後而此則修身反在事親之後同在
一章之內其先後次序有不同者何歟

此承上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意而言蓋修身莫要於仁而仁之道莫大於事親故其言之序有如此也歟

博學之止篤行之小註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昔有問此義於老先生者先生答曰無先後謂不可以五者次序分先後也有緩急如不知則四者急而篤行緩旣知則篤行急而四者緩之類但以或問考之五者之有先後又甚分明而此小註云云未詳竊謂朱子之說旣有或問小註之異而退陶先生又以爲未詳則愚蒙顧何敢擬議於其

閤哉伏乞開示指一之論

竊以爲知行工夫謂之有先後亦可謂之無先後亦可何也盖學之博然後能發所疑而有問思之愼然後能研其精而有辨學問思辨之功密而能致其知然後可以明其善而見於行以此言之則是豈非有先後者乎然亦非謂今日博學之明日愼思之又明日篤行之也知行相須之法正當齊頭着力如車輪鳥翼之不可一先一後當學問時遇思辨處則亦可以思辨於思辨時遇篤行處則亦可以篤行如此說則又豈非無先後者乎朱子說非有初晩之異寔是

互相發明而退陶先生以爲未詳者恐不免後人之疑然蓋亦鄭重而不敢質言以俟學者之自得也歟

誠者自成註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又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又曰誠者自成是自實有底

胡氏亦曰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云云今按誠在天爲實有之理在人爲實有之心以在天而言則朱胡兩說固不悖而細玩此節就行上說這便以在人而言也且考下文章句而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又曰旣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又恐與上四端相矛盾未知如何韓南塘曰

讀者皆以自成爲禀命時自然生成者而不知其
爲有生後自力成就其說似然

自成之義愚亦尋常未快嘗以爲中庸一篇之中此
章尤難看然只當依朱子之訓看取大旨耳蓋眞實
無妄之心不假人爲自然成就得這道理如爲子則
自然成孝之道爲臣則自然成忠之道者是乃物之
所以自成而道之所以自行胡氏全不假人爲之說
眞得朱子之意矣何可外此而別立他說以亂之耶
至於禀命時自然生成一節未知爲何人說而全不
成義理南塘非之是也然其所自爲說者又以爲有

生後自力成就云云有生後三字旣不襯着而自力二字亦非所以語誠也來喩所謂其說似然者果何取而然也非吾所敢知也又有一說大抵上下自成各釋異義者終不能無疑按語類門人有問上自成字看作自成己之意則上下文義相應朱子曰如此看亦好今當以章句小註說爲定論然語類此條亦不妨表出而參看以備一義也耶

誠者自成當以理言而章句必曰以心言至下文乃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云云此何不以心言而反以理言乎今按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

天之實有之理而言故去心言理至不誠無物方
以在人言故著箇心字歟
誠者自成所以明誠之自然成就者卽實然之心故
以心言物之終始所以明實然之心以有實理爲之
終始故以理言不誠無物以下所以明能實其心然
後可以存天理之實然故又以心言雖是一箇誠而
所指而言亦不能無別矣然要之實然之理不外乎
實心之中不必以在天在人分爲二物也
合內外之道饒氏以合內外而爲一底道理釋之
諺解亦然而朱子則曰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

能合內外之道觀此則二說似矛盾可疑

語類一條又有曰說箇合內外底道饒說蓋有所本

何可深非耶要之所釋雖異只是一箇道字

博厚高明小註呂氏云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

不高云云

呂氏此說朱子甚善之而又以臺觀大做根基等語

取譬而釋之說得博厚高明之意明白易曉何不詳

味此言而反致疑於呂說

詩曰旣明且哲小註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

默容此說恐偏了按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

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以朱子之訓觀之則明哲保身所以總結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況此詩本爲中山甫而作則中山甫非是無道默容之人陳説似未安

所論明哲默容之義契合於老夫前日之見益信愚慮之一得也

兼内外該本末北溪潛室雲峰諸儒之見皆以内爲本以外爲末近世韓南塘以存於心者爲内見於行者爲外大而精者爲本小而粗者爲末分内外本末爲四箇物事愚嘗深究其義將祖述憲章

上律下襲分屬內外本末終未著緊未知何說最
長而何者爲內本何者爲外末也
以或問考之則朱子只以上律下襲釋內外本末其
說甚詳而未嘗兼祖述憲章又語類有曰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兩句兼內外本末精粗而言章句之意亦
只如是矣惟北溪說不失本旨如潛室雲峰則皆賺
連上兩句而幷釋故其爲說槩多牽強意思豈其未
考或問而然歟上律下襲之所以爲內外本末者且
就吾夫子行事之跡以求其何者爲內外何者爲本
末則斯可認得大略矣但此四者合而言之則本爲

内末爲外也分而言之則内外本末不妨爲四件物事何可局定說耶

昔者聞諸夫子以無人之境亦恭釋篤恭之義胡氏以篤恭爲未發之中皆恐有推得太深之病敢問篤恭者無論未發已發無人有人涵養之功淵微篤厚而未嘗見於言動之間人不見修爲之跡故名之以此也歟

所論篤恭極愜鄙意可喜然世有眞知者攻鄙說而斅之則賢者不入連累之科耶好笑

竊聞之末章小註饒氏以無聲無臭爲未發之中

者恐可疑云云退而細究之此言不顯之德推極其妙則上天之無聲臭者乃爲之至云爾德之不顯篤恭非未發之中乎然則此便是天命之性而與首末言一理之說相符未知如何

所疑固然大抵此書始末一理相應則不顯篤恭與無聲無臭實是承首章天命之性未發之中而總結之陳胡饒諸儒之說皆有見於是也然愚以爲彼皆有推得太深之病者亦有一得之見焉何也竊詳此章潛雖伏矣是謹獨之事不愧屋漏是戒懼之事奏假無言不顯惟德二節是兼戒懼謹獨極言聖德功

效之至而未復以無聲無臭贊歎其不顯之妙此乃
總括首章未發已發之旨而發明中庸之極功也無
論未發已發之時有人無人之境一切統宗會元以
作首尾關鎖則義理具足攧撲不破亦何害爲復合
一理之義耶蓋篤恭二字所包者廣不獨指思慮未
萌事物未接底時節雖當日用事爲酬酢萬變之際
而惟其至德淵微天理渾然不見其修爲之跡故特
謂之篤恭特謂之不顯其德至如下文無聲無臭亦
不是穹然寂然無所運用之謂雖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而惟其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故特謂之無聲無臭

子思引此詩於章末者所以極言篤恭之妙非篤恭之外別有無聲無臭也若以未發之中言之則於無聲無臭或相似焉而其柰篤恭之非未發之中何哉故雖以子朱子之精於訓詁而於此章末未嘗一言及未發之中或問之末但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無臭之可尋此至誠聖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云云則其意何嘗以無聲無臭爲未發之中也耶此中庸一篇宗旨也不可忽須更研究示破也

與大溪族丈

近日日氣陽和伏惟體中寢饍一向康謐著秀禍患
餘生百憂坌叢有何暇念於佔畢上工夫耶第念屬
此家戶衰剝之日苟不以文學扶之其爲忝先甚矣
用是憂懼加意勉勵雖在悲惱膠擾之中每欲親近
書冊以無負家庭勸學之遺意而合下頹懶又無賢
師友在傍而善導之其亦終於下而已大學書當初
下手之意正欲一番究竟而中間有故遂作不耘之
田近纔收拾舊業料理此事然廢輟之餘還是生面
工夫關鎖重重打透不得其何能一毫有助於自己
身上耶昔尹和靖見程叔子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讀書之難古人尚如此況後生蒙學何敢乍窺藩籬妄容三寸之喙以自取識者之譏哉然讀書而起疑有疑而劄錄就質於先生長者之門者此古人事也玆敢略陳所錄呈似于函丈之下萬望一一垂察詳細批教使鈍蒙蔑識卒承爐鞴之化如何

與大溪族父

自執御者奉 命西向每欲一修數字之書以伸遠慕之誠而坐在憂窟無暇筆研因循之頃月景換而歲又改矣尋常仰德實無敢忘之日昨因來使伏聞州境無事鈴齋清暇視篆體候神勞萬福千里喜音

孰有加此謹約文雅之褒儘是丈席平日持身處事
之著題目雖末路波蕩之中猶爲知己者所禮遇賓
世道之幸也爲先數事又何其不偶也先祖之靈其
不曰予有後乎感幸交集無以容喙著秀積殃在躬
歲前又哭小妹開春來屛伏窮閻奉母粗遣耳在山
時看得庸學二書今則方料理易學淵微浩汗有非
後生蔑識所敢容易窺覰者曾看丈席有晩喜之工
而旣無路面稟則第當含蓄疑晦恭俟早晏閒琴鶴
之歸耳昨冬門內諸人構小塾於宗宮之傍將以今
春之望會講於此是亦吾門勝事著也亦不量迂拙

方與一二同志營數架書室於東郊近家之地爲藏修棲息之所倘不爲造化兒所魔障則屋就花開之日庶將與數三子弟朝暮登臨以歌詠先王之道此外復何求焉斷手之後當請記文於丈席不審尊教以爲如何碑文往往有合商量處付標又諱其字其下國城之李四字與起頭疊床此或文章家不拘格例之一法耶所當改者不可不相議於作者而鄉相之門頻煩往復似或不便然秉筆之家大抵愛名必不以煩瀆爲尤也如何如何

與水北僉賢

春寒更酷不審日間僉侍省學履何似著一味憒憒
時或親近書冊而無可與語只自望風馳想耳鄉飲
之會未知能遂計否吾輩拙法素無麵不托何然賓
主皆不嗜酒雖買得村醪三四盃亦足以成揖讓之
禮而辨終日之歡不審僉意如何所來笏記多所錯
謬其可疑處略加貼標以送幷賜詳察焉賓酢主人
條賓一拜一讓升拜字恐揖字之誤主人酬賓條坐
取觶于篚篚下又有上篚二字此二字恐是篚字之
註解當細書而謄寫者誤以大字書之蓋所謂上篚
者卽圖式中牖前禁下篚也主人少退下有賓卒爵

三字此又恐誤錯觀下節主人奠觶之說則主人奠觶之前賓豈有卒飲之理乎又嘗按朱夫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擧主人飲二盃賓只飲一盃 朱子說止此 今以只飲一盃之說叅之於下節不飲復位之義則可知卒爵字之爲大謬誤也其下賓進北面坐取觶之取字恐可商主人獻介條東西端之西者是序字之誤所謂東序端者卽賓酢主人條奠爵于序端者也至於旅酬條介揖復席下賓長立飲卒觶實觶等語俱似顚錯重複幸須仔細考

撿如何如何欲擧行此禮必須得元本之無誤字者爲最佳然如未可得則他日聚首因此斟酌從簡以擧行亦或無妨耶